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三十八回 兩軍師同心建國 一公子戮力分兵

二軍師於建國之後，同心輔政，舉賢任能，剔邪除蠹，崇儒重農，養老恤孤，輕徭薄賦，不期月而濟南大治。一日，高咸寧商於呂師貞曰：「齊地界乎南北，四無關河之固，既建行關於此，當思為根本之計。今者春麥不豐，秋稼又薄，國費日繁，兵餉無出，何不乘士氣精銳，北取臨清倉粟，南取濟寧積貯？略汶沂，控淮泗，進則可取，退亦可守。先生以為何如？某已草得一疏在此。」遂遞與軍師。其略曰：

臣聞古之立者國，必先固其根本，根本固而後進退由己。濟南雖為大郡，但非建都之地。何者？因橫互於南北，勢所必爭，而不可以一日苟安者。請以全齊之勢論之：武定為燕、薊之門庭，曹、濮乃魯、衛之藩蔽，沂州實徐、淮之鎖鑰，登、萊是海東之保障。今登州有守，曹、濮無虞。所慮者，南有淮安廿萬雄兵，北有保、河、德州三郡強敵，南北交相猝發，我則疲於奔命。臣愚以為臨清、濟寧，乃南北之咽喉，今猶未服。發一旅而取臨清，則門庭固而渤海靖，進則可卷燕、薊之地；分一師而撥濟寧，則鎖鑰嚴而沂、泗安，進則可拓淮、揚之界。東昌、兗郡，四無可援，將不勞兵而自服矣。且臨清、濟寧，舊設倉廩，陳粟堆積，又足藉之以資軍餉，一舉而三利備焉。古云：「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。」今以百戰百勝之氣臨之，席捲全齊，只在指顧間耳。然後休兵息民，以俟乘輿復辟，或南征，或北討，臨期決策。至若目前急務，無有逾於此者。伏候聖裁。

呂師貞贊道：「先得餘心所同然，全齊已在掌中矣。」遂連名上奏。帝師批曰：「二卿深謀遠慮，悉合機宜。但南北殊途，其各分任，天討出於至公，剿叛撫順，須相須並行。務體孤家至意。」

於是公同分闈，呂軍師拈得濟寧、兗州，高司馬拈得臨清、東昌。就下教場，點集將佐二十四員，精兵一萬二千。諸將佐亦請分闈。闈得呂字者十二員：

小皂旗、彭岑、雷一震、牛馬辛、劉超、張離、馬千里、姚襄、餘慶、俞如海、葛纘、盧龍。

闈得高字將佐十二員：

卜克、董翥、董翱、孫翥、曾彪、楚由基、莊次、郭開山、瞿離兒、謝勇、宋義、阿蠻兒。

二軍師下令，明日五更祭纛起行，後者軍法從事。忽報景金都飛馬到來，呂軍師見其面有殺色，遂道：「僉都欲請行耶？」景星答道：「然也，適已飛奏帝師。某以君父大仇，寢食不安，故願戮力疆場，稍盡臣子之誼。」女金剛又持至令旨，宣諭道：「景星英氣凌雲，忠心貫日，正宜歷練戎行，允以原官兼監軍使，率兵先進。軍師呂律從後接應，勿使有虞。欽哉，勉旃！」

景金都心喜，請以火力士為先鋒。呂軍師道：「力士只能步戰，宜於山谷險阻。今齊地多平原大陸，利於騎戰，若以步敵騎，雖勇奚施？」僉都固請用之。呂軍師道：「既如此，可選善戰步兵一千，令為先鋒，再選騎卒二千五百，驍將四員，僉都統為中軍，某追隨後塵，佇聽捷音。」景公子笑逐顏開，謙遜了幾句，各自散去。

次早五更，二軍師到演武廳時，景金都與火力士已等候良久。高軍師道：「真不愧為景老先生令嗣。」祭纛已畢，正在分兵起行，有探馬飛報，東昌府差人進降表，並有軍師稟啟，現候進止。兩軍師同折看時，大概說燕王靖難南下，唯東昌一旅之力，能折其銳，厥後弗敢正視，繞道而行，濟南、淮北，遂無堅城。今父老永懷故主，猶如疇昔，聞義師定鼎，盡願歸誠，以副雲霓之望，不勝待命云云。呂軍師遂發改來差云：「東昌官民，凜知大義，自應各仍舊職，候帝師優詔遵行。」高軍師又分討道：「本帥平臨清回日，當至本郡撫慰士民。」來差自赴帝師闕下進表不題。

且說臨清一州，乃南北衝要之區，向設有總兵官，已在濟南敗亡，今止有都司一員，姓賈名旅，守備二員，一名文豹，一名高爵。其知州姓竺名石麒，貪狠異常，卻有三個家將：一名尖刀王疋，原是吳中無賴，因持解腕尖刀替人刺殺仇家，逃走到北邊的；一名鐵錘陳筋，兩臂青筋剔起如繩，人以鐵錘擊之，能用兩臂迎受，故順口呼此美號；一名太監邢突，做過太湖內大盜，絕無一莖鬚鬚，所以稱做太監。還有三個術士：一知風鑿，叫做皮善相；一通陰陽陽，叫做楊爾葵；一能卜筮，叫做沈子蔡。皮善相相定竺知州必竟出將人相，沈子蔡又卜得敵人若到，必致覆軍殺將，因此整飭戎伍，訓練甲兵，與賈都司等相商拒敵。武官見文官如此勵精，不敢不應承。獨高守備婉詞微諷道：「我等食人之祿，忠人之事，固不待言。但恐卵石不敵，雖盡忠而反誤國，亦不可不慮及。」竺石麒道：「這是要降賊的話。」喝令：「左右為我擒下！」王疋等一齊擁上，立刻把高守備綁了，下令道：「且囚在禁中，待我破敵之後上聞而後誅之。」即點起五千人馬，盡數出城，紮下三個寨柵，中是知州，左是都司，右是守備。

不兩日，先鋒楚由基領著五百精兵，早到臨清界上。竺石麒令楊爾葵先望敵軍氣色，仔細看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敵兵之氣，陽中帶陰，主先小吉而後大凶。」竺石麒吩咐善射手，若敵軍來近，惟以亂箭射之，令其先亦不小吉。頃刻間喊殺震天，對面五百健兒，雁翅排開，一將當先出馬：

帶一頂鍍金鳳翅盔，額正中嵌一顆明珠，穿一件砌銀龍鱗甲；胸前後護兩輪寶月。襯一領松綾千鶴戰袍，扣一條藍玉雙螭帶。左懸犀角鐵胎弓，右插雕翎金鏃箭。手持一枝逐電方天戟，坐下四足追風銀合馬。

認旗上寫得分明「先鋒百勝楚將軍」。竺石麒見了，也覺驚心，命家將小心出戰。王匹飛馬而出，大聲道：「可認得俺尖刀大將王疋麼？」楚由基更不打話，逕殺過來。兩將交鋒不三合，被由基一戟，洞胸而死。立馬橫戟，指著對陣道：「燕賊雄兵十萬，上將千員，不夠兩陣殺盡。爾等螻蛄螞蟻，也來俺老爺手中納命，豈不污我畫戟？」竺石麒大怒，教放亂箭。

由基乃勒馬緩款而回。當晚高軍師大隊已到，聞先鋒得勝大喜，下令防其劫寨，小心巡視。

卻說竺石麒折了一個家將，心中微有悔意，而且大言在先，欲罷不能，甚為納悶。楊爾葵道：「明日交戰，別有妙法。」石麒道：「爾言先小吉，倒應得大了。但不知後大凶，作何應法？」

楊爾葵道：「某之法，正使彼應大凶之兆也。乞與我猛將一員，精兵一千五百，於五更時分，待我抄出背後襲之。略俟其陣亂，明公掩殺其前，使彼首尾難援。此小秦王之所以破寶建德也。」

竺石麒大喜，依計而行。

早有伏路兵報知高軍師，軍師大笑道：「我即不備，亦無懼。然必須今日乘機破之。」遂登台，將令旗招動，排一個陣勢，外方內圓。外四面方如棋局，兵士在南者向南，在北者向北，東西亦如之；內圓則左右環繞，宛然一個太極圖。郭開山粗知陣法，看了又看，全然不解。因問軍師，軍師曰：「方圓二陣，肇自軒皇法太極方輿之制，尚父廣其意而為三才四象，武侯因之而化為八卦，名曰『八陣』。陣有八變，其體皆方，此方陣變化之妙至於極者；藥師之六花有六變，其體皆圓，此圓陣變化之妙至於極者。若帝師之制五行，非方非圓，前首後尾，中有二翼，其形如鳥，名曰『五行』，實有七陣。此又渾融於六花、八卦之間，權衡於三才、四象之外，非天縱之聖不能也。若夫八陣之妙，包含在內，長於守；六花之妙，顯著在外，利於戰。至五行之妙，或隱或顯，亦奇亦正，能伸能縮，可散可聚，戰與守皆利。陣法至此，神乎，神乎！今區區小陣，不過兼並方圓二陣之制，略加變通。如蘇若蘭之《璇璣圖》，其象圓也，而載圖之錦，質本方也。外方四面，可以拒敵人四面來攻；內圓四層，則每一層之兵，可以分應一面。若全體引而伸之。亦成常山之蛇，一時應急可以用之。」

正在講論，後面敵兵已吶喊而來。高軍師笑道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？」早見後陣卜克躍馬挺槍，當先殺去。正迎著一將，身穿皮甲，手舞雙鐵錘，如旋風滾至。卜克大喝一聲，神槍先到，那將急側身一躲，槍在左肋邊過去，就丟了左手鐵錘，挾住槍桿，右手一錘當頭下來。卜克已掣鋼鞭在手，向上正迎個住，就順勢將鞭逼著錘柄，直削到那將手腕上，用力一勒，把個大指、食指勒斷，只得棄了鐵錘，兩手來奪槍。卜克卻飛起鋼鞭，照頂門打下，那自恃臂膊硬，奮然舉迎，駱擦一聲，膀子兩截，墜於馬下。又復

一槍，完了性命。楊爾葵見勢頭不好，急欲走時，被卜克飛馬趕上，活捉過來。那些小卒發一聲喊，登時星散。竺石麒麟遠遠望見，心中著忙，說要大家決一死戰。高軍師大隊人馬，早已衝殺過來，並無一人迎敵。竺石麒麟手足無措，遂先策馬奔跑。眾軍大潰，但見人頭滾滾墜地。楚由基大呼：「與你們小軍無干，可速投降！」軍士都丟棄槍刀，羅拜於地。郭開山與曾彪，緊迫著賈旅、文豹，董彘、董翱、宋義飛趕著竺石麒麟、邢突。將到吊橋邊，只見城上豎了降旗，高守備領著數百人殺出，大叫道：「竺知州，我來請你去寫奏章上聞哩！」說聲未了，一白鬚老人，輪著條鐵、扁擔，夾馬頭一下，竺石麒麟倒栽蔥撞下地來。董彘飛馬先到，喝令眾軍士拿下。董翱、宋義又活捉了邢突並沈子蔡、皮善相。後面高軍師與瞿離兒、孫翦、卡克等，一齊都到。

高守備下馬迎接進城，到帥府坐定。郭開山、曾彪各獻了賈旅、文豹首級，高守備押著竺石麒麟，向前跪下，只是叩頭求降。高軍師到有寬恕之意，那些眾百姓湧進轅門，齊聲喊道：「竺知州殺得我們臨清人夠了！」有個白鬚的前稟道：「小的叫做老好漢，因這位高守父做官，兵已愛戴，被竺知州這賊拿來監禁，說得勝後要殺他。是小的不服，糾集了眾兵民，打開牢門，救將出來，迎接大兵的。今我等見軍師不殺這萬惡的官，滿城百姓將來都要死在他手裡。那楊爾葵、沈子蔡，與刑太監、皮善相，都是挑唆知州害百姓的，只有餘州判是個善人，做官也好，吏目也還去得。我等公道良心，歹的說歹，好的說好，只求軍師為百姓做主。」高軍師立命將竺石麒麟等五人腰斬市曹，就升高守備為參將，駐守本州。又升餘州判為知州，其吏目原官如故。一時帥府門外歡聲如雷而散。又命郭開山盤取臨清倉廩米石，給散本州兵餉。分撥已畢，即起身前往東昌府巡視去了。

如今說濟寧一州，正當南北之中，人民殷富，戶口繁庶，比臨清更勝。州之北五十里，有個分水口子，其泉脈九十有九，出自萬山之中，匯注於此，七分向南，三分向北。燕王即之後，計欲引導此水，開達河渠以通漕運。用富昌伯房勝監督河道，設有河兵七營，共一萬五百名，副、參、游、守五十餘員。而有些本領的，止副將王禮、參將徐政、游擊龐來興、丁勝、王宗等。其河兵一半多係空糧，即現在者亦不做工，惟僉取民夫力役，兵餉總歸私囊，合州怨聲載道。聞知濟寧已失，恐民心生變，遂撤河工之役，挑選精壯者補伍，已夠一萬之數。城池堅固，糧米充足，可戰可守，監河房勝，又係靖難時宿將，稍有謀略，早於城外結下五個寨柵以待敵至。

時火力士統著步兵一千先到，房勝在將台望見，顧謂左右曰：「人人傳說青州妖賊利害，原來只是如此。」遂揮眾將率善射手五百名，長槍手二千名，乘其遠來疲乏，不待他站住擺隊，逕行卷殺過去，可以立破。王禮等得令，頃刻點兵迎去。箭利馬逸，勢若風雨驟至，步兵如何抵當得住？被他一衝，四下分散。火力士雖然勇猛，舞動雙錘，打死幾個，無奈孤掌難鳴，只得隨著亂兵奔走。王禮等趕殺有十餘里，遙見塵沙漲起，接應兵到了。原來是雷一震、馬千里二將，率輕騎五百，疾趨而至。王禮等見來兵亦屬無多，即揮令軍士迎敵。混戰一場，不分勝負，各自收兵。

景僉都中軍人馬，當晚亦到，遂於高阜處立住營寨。火力士自己綁縛請死，景僉都道：「我與汝義同兄弟，豈可如此？我當請削官職，戴罪圖功。」計點兵卒，死傷大半，乃連夜具表引罪，並作一啟達上軍師。軍師亟引眾將，飛騎前來勸慰，曰：「賢喬梓精忠蓋世，四海盡知，偶爾小挫，可足為論？且不佞為主帥，而使先鋒失利，餘之罪也，與僉都何涉？今當進兵破之。」遂令小皂旗、彭岑各引五百壯士為先鋒，直逼敵營。

房勝大笑道：「些小草寇，何以王師敗績？想必有些妖術。」即命軍中殺取豬狗血，並穢糞之類，預為整備。小皂旗一馬當先，大喝：「篡國賊徒！天兵到此，不降何待？」房勝見有皂旗一面，插在背後，曰：「此必妖人也。」吩咐眾將，只要敗，不要贏，引入陣中擒之。王禮即撥馬出陣，罵道：「草賊持有妖法，可知道死在目前了！」小皂旗罵道：「瞎眼聾耳的賊！我等堂堂王師，豈用邪術？快放馬過來！」交手不數合，小皂旗霍地撥馬而走，王禮縱馬追時，房勝亟令軍士大叫：「勿追！」忽聽得弓弦一響，咽喉早中，兩腳朝天，墜於馬下。王宗驟馬出救，不提防又是一箭，應弦而倒。火力士認得是王禮、王宗，率部下飛奔出去，搶回屍首，來稟景僉都與呂軍師道：「此弟兄二賊，就是害故主王御史。乞賜與末將，剗心祭奠，以慰故主之靈。」軍師大喜，命用太牢玄酒，設位致祭。即暗傳將令，今日連殺二賊，彼已喪膽，若亟攻之，則逃避人城，拔之非易，姑退兵二十里安營。

只見火力士部下小卒倉皇奔來報說，火將軍祭畢王御史，已自到了。眾皆大駭。景僉都問是何故，可有話說？小卒道：「火將軍教轉稟軍師與監軍說：『向來偷生者，只為御史之仇未報。今幸張將軍連射二賊，我得藉以報故主於地下。且昨日兵敗，負罪匪輕，亦何面目立於人世？獨是有負景公子大恩，俟來生報效耳。』言訖，立拔劍自刎。我等飛救不及。」景僉都不覺失聲痛哭。呂軍師道：「此義士也！監軍勿哀。」命備棺以將軍之禮葬之。

但知道退舍安營，大軍師別施妙策；更誰料摧城殺敵，女飛將合建奇勳。下回若何，姑試觀之。